



讀書叢說卷之五

元 東陽許謙

湯誓

湯誓一篇首尾皆以天命言蓋生成萬物者天之道而福善禍淫者亦天之道也爲君者臨天下而教養其民而仁愛之心流及庶彙能參贊化育者則可謂之天子天則錫之福居于其位而暴虐烝民是逆天天生之意尸其位而不克肖天不能任責則天必降之禍易有德者而任之

學海類編
絕命受命雖曰聖人之心與天爲一其感召契合之妙
有非人所能知者然天聰明自我民聰明亦以彼之
惡極天下之人無不怨我之仁至天下之心無不歸
只就民心上看天意得時卽動動則如意卽是受天
命張子所謂閒不容髮者蓋非聖人之聰明睿知洞
見天理人心而有一毫私意于其閒者則爲妄作僭
亂其閒何啻千里

湯誓正是誓亳眾所以有不恤我眾夏罪其如台之語
可見天下皆怨桀獨亳眾樂湯之化不知有桀之暴

故也

仲虺之誥

人之所不能爲者湯能爲之是其勇人之所不能知者
湯能知之是其智

矧予之德爲句朱子曾有此說謂况在我之德彰著人
之言誦我之德者滿于聽聞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懋勉也人能勉于德者則以官勉
之能勉于功者則以賞勉之此古註之意

用人惟己謂用人則取人之善爲己之善是則有小善

者無不用之但欲成我之德爾

自邦乃其昌以上釋湯慙之詞德日新以下勉湯之詞
佑賢以下入事正湯所以得天下之道惟其賢德忠
良者則佐輔顯遂之弱昧亂亡者則兼攻取侮之是
其賞罰皆得其當無非奉天命順天道而爲之所謂
裁者培之傾者覆之也兼攻取侮卽十一征而天下
無敵之事推亡固存謂凡可以亡國之道湯皆推而
去之凡可以存國之道湯皆固而守之此邦國乃如
此其昌也此正贊湯之德謂其順天有功于天下而

不必慙之意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金先生曰此承德日新之意而言也懋昭卽日新之
推也

伊訓

祠者祭告之名先王厥祖皆湯也自伊尹而言則曰先
王自太甲而言則曰厥祖此太甲卽位改元之初伊
尹欲發訓以告故時行此禮蓋非常禮也喪三年不
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嗣君固不得行祠事

而臣子一也伊尹亦安得吉服以攝祀乎成王崩太保逆子釗入翼室越九日王與太保皆麻冕受傳顧命見諸侯乃釋冕反喪服召公爲之也伊尹將陳烈祖之德官刑之制質之于湯主而告之故特祠焉此伊尹召公變禮行權非可執常禮議之也湯之崩雖不可攷知在何月三祀十有二月以冕服奉嗣王歸亳蓋適當除喪之初則元祀十有二月湯猶未葬也直告于殯宮爾伊氏蓋堯之後尹其名也侯服甸服羣后近畿之諸侯也冢宰太宰卿之長也百官總己

以聽于冢宰謂百官各總己之職以聽伊尹之訓斯與孔子之所云詞同而意異者也伊尹之訓雖主于告王而官刑之戒蓋亦兼告羣后百官故史臣之序如是

古註以太甲繼湯立者則是謂逾月而改元者非蔡氏辨之甚詳蔡氏謂太甲繼仲壬而立者則非胡五峰辨之甚詳

三風十愆疏曰舞及遊畋得有時爲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恆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聖人之謨訓固廣大而難窺測如
官刑之嘉言則甚彰著易見

太甲

伊尹之德與湯竝而孟子曰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后臣
之高宗亦曰昔先正保衡作吾先王然則伊尹又湯
之先覺者也湯之所以受天下爲天下王而伊尹不
與者特以勢耳湯爲諸侯而尹則匹夫故也其奉天
命而伐夏救民謀猷措置及立國之規模皆湯尹同
其功勞及湯旣沒故伊尹獨以天下爲己任其告太

甲之言大率多有己與湯同其天下之意其丁甯告
戒太甲使之毋墜失基業者尤諄諄也後三篇皆此
意

金先生說欽厥止之止與益稷安汝止之止皆作此心
靜止未發未接物時說謂于平日不接物而心靜之
時以敬存此心使之虛靈專一故于接物之際動皆
中理欽者敬也上慎乃儉德戒其驕奢惟懷永圖戒
其苟且若機張省括于度戒其輕發故于不接物時
戒其敬而動則率乃祖之攸行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二惟字作接語詞看
言逆于心毋以爲怒必求諸道合于道者宜從之言遜
于志毋以爲喜必求諸非道不合于道者去之逆耳
之言非必可從遜志之言非必可違故又在求于道
專以道爲中

咸有一德

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有命是始初
天賦之以清醇之美質德是所爲止于至善者正如
中庸言天下之至聖先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是以

質言其下仁義禮智四者是以德言也蓋天降生人
其得氣之清而聰明睿知亦時有其人但能全其德
者少既曰湯武反之則知有美質失而不能反者亦
多矣天既厭夏于是監觀萬國凡有命者皆開啓迪
導使之全其德而又獨求萬行全善聖德具備者眷
念之俾作祀神之主于是得湯與尹焉其語意有如
孟子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兩語

啓迪有命受天明命兩命字所指不同上命字氣兼理
下命字全以理言有命是天降生人之命是理氣兼

學海類編
有明命是俾作神主之命是湯德之全動與天理合
而天自然歸之獨以理言明命當與上命靡常之命
同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惟吉凶之及于人
未嘗僭差在人爲善不善爾惟天之降災祥亦無
他在德之一不一爾僭祥當兩讀疏云指其已然則
爲吉凶言其徵兆則爲災祥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
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吉
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曰天降

其實吉凶亦天降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蔡氏之意曰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
本原統會德兼眾善主于善故得一本萬殊之理善
原于一協于一故達萬殊一本之妙金先生之意曰
德指行言善指理言一指心言協參會考比之意古
今之德皆可師而制行不同不可拘一定之師在于
擇其善而已天下之理雖善而隨時取中則又不可
拘一定之主所謂參會考比之者又在于此心之克

一而已蓋古今德行或柔或剛或正或直或清或和或無爲或勤勞在我不可拘一定之法必擇善者從之然善無定主均一事也或施之彼時則爲是施之此時則爲否均一節也或用之此事則非或用之彼事則是所謂時中是也所以參比會同之者非純誠有定之心其孰能精擇而無差也哉

蔡氏德善一皆以理言專主一本萬殊之說其說渾融恐用功者難見入頭處且本文謂德主善爲師是師善以成德也若曰德兼眾善則善爲德之

子自于主而師之之義恐有微礙于下兩句用功恐爲尤難當從金先生說則條理分明而脉絡貫穿學者可以爲用功之方矣

金先生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卽前可以知後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卽小可以知大蓋人之修德豈止尊一身安天下利一時而已至于廟享百世不祧亦其餘澤也長萬夫者尙可觀其政之善惡况爲天下之君或有小惡乃謂人之不知乎深勉戒之也

末三句只一意匹夫匹婦不獲自盡者舉凡天下之民

學海類編
有一人不得遂其生其情無所告訴不得上達蓋因自廣狹人所以致此是則德澤不能盡徧不能成平治之功矣

盤庚

五邦蓋湯居亳一仲丁遷囂二河亶甲居相三祖乙遷耿四徙邢五自囂以下皆河北地

由說文作粵木生條也槩與枿同伐木餘枿謂旣斲而復生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汝何不以所聞于古后者而思

念我今日之事乎

用降我凶德金先生曰猶傳所謂有汾澮以流其惡國語所謂沃土民不才瘠土民好義之意蓋消斯民沈溺重隄之疾而絕後世驕奢淫侈之風也

篇末朕志絕句則若否二字如傳意或否字絕句則若爲虛字謂告汝以我之志及非我之志者汝皆當欽之

說命

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

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知道固謂之明哲然豈徒知而已實欲見之詞令事爲以爲民之準則使人法而行之可也居天子之位而君臨萬邦百官之所承仰法式王出言則爲命令今王固以明哲之資君萬邦乃默不發言則臣下無所稟令而王亦失爲君之道矣

恭者敬身以處默者不言而居思道者思天下之理惟其思之精故此心誠敬純一通于神明心爲人身之主宰帝則天之主宰也天者理之所自出帝則理之

妙而莫測者也此心誠敬與理爲一則自然達于神妙而說之心亦純誠無閒者也故高宗夢帝賚良弼惟在于說此以心感心以理融理而莫可以常情觀者也

傅氏本堯之後說蓋姓伊祁而傅氏也或曰說不知其本姓氏以築于傅巖以地爲氏

若金用作礪鈍則欲使之銳謂事有所不得行而求輔其決此以行言也若濟川作舟楫阻則欲使之通謂理有所不能明而求輔其通此以知言也若旱用作

霖雨枯澀燥竭欲得其沛然謂義理未融而求其滋助以致于化此以涵養言也

金先生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謂言之不直則己之宿疾不除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謂知不明則行有所不遂

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天者理之所自出故王者法天象莫大于天雖無所不覆而化育萬物者亦豈自用凡日月星宿雨露風霆皆所以爲天之用而代天之

行者也王者雖處至尊之位豈能以一人之聰明徧及庶物故樹立君長以共治之皆奉順天道而爲之也雖位有尊卑皆使其身安康豫樂而已正欲其治民也二語總指有位者而言下文四惟字則歸重于王聖王上法于天則臣敬慎而民從治精神運量命令舉措稍爽于天則下有不得其所者矣

惟天聰明下四惟字有三意第一字起語辭第二獨意三四則接語詞惟口起羞下四惟字則歷數之詞干戈省厥躬謂欲以干戈加于人則先當自省其躬在

學海類編
卷之二
經集
我之德已

讀書叢說卷之六

元 東陽許謙

泰誓上

讀泰誓者有三大條目當先辨其一舊說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武王立仍冒文王之年而不改元至三年觀兵孟津蓋因書九年大統未集及史記伯夷傳父死不葬而附合書序十有一年之說此不可信蔡氏已辨之其一小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孔氏謂序十

學海類編
一年爲觀兵經十三年伐紂歐陽公從序以爲經誤此說非當從經蔡氏亦已辨其一王曰蔡氏以爲史臣追稱此說非也湯武知天命已去桀紂而歸己故正位號以天子而伐獨夫若猶用舊名則是諸侯而伐天子豈足號令天下哉泰誓牧誓武成諸篇證驗明白蔡氏皆曲爲之說故反有滯礙類上帝告皇天天子之禮也予一人天子之名也六師天子之六軍也豈特此哉如曰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曰昭我周王若當時未稱王史何故碎破本語一一改之

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作一句謂皇天命文考使之敬將天威以定天下或考字絕句則謂皇天旣怒紂是則命吾文考矣文王于是敬將其天之威欲有爲而永集

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師能左右之曰以之以謂武王率諸侯事殷以觀殷之政事視其能悛惡與否非謂有所窺伺也

牧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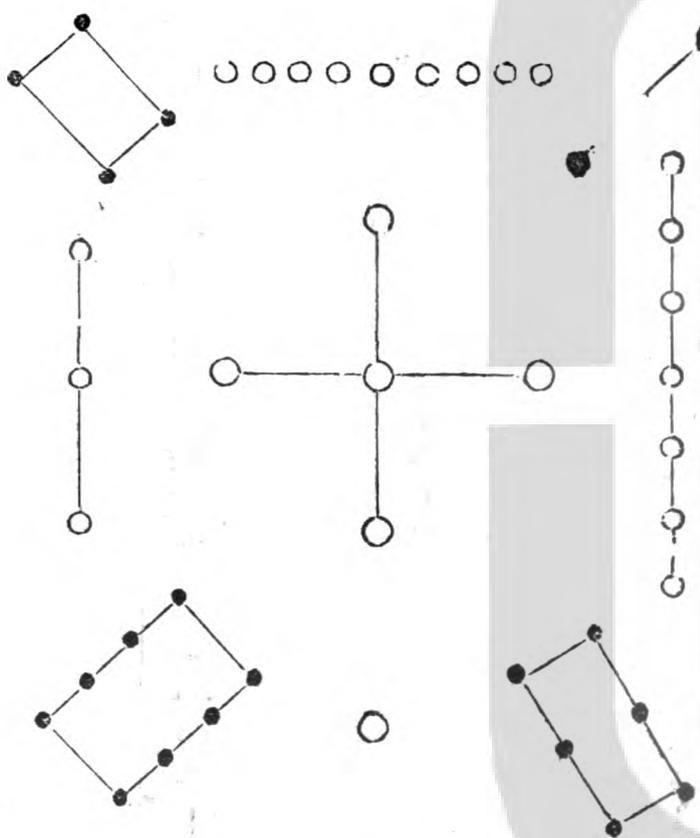
車上五兵戈及戟會矛夷矛戈長六尺六寸次及長尋

有四尺自是而上各益四尺至于夷矛則長一丈四尺

崇尊之也長居人之上也信任而使令之是皆左右便辟用事者又甚則使之有位而居大夫卿士之任

洪範

神龜負文



大禹次九疇本經

二敬用五事 七明用稽疑 六乂用三德

九嚮用五福 威用六極 五建用皇極 一五行

四協用五紀 三農用八政 八念用庶徵

大禹法象龜文止于前十句其初一曰至次九
曰二十七字是箕子對武王陳述之詞其後九
疇之目亦禹之經箕子陳之時散見于後

十有三祀以見武王于伐紂之後既釋箕子之囚即訪
之急于求道也

箕子殷所封爵邑武王克商封先代之後及功臣于編
而經不言封箕子蓋箕子不臣周而武王亦遂其志
故止仍其舊邑而已

王問天陰定下民而輔合其居止吾不知其秉彝人倫

之所以能敘者其意若曰天生民之初無言語以告訓無聲色以警示而民之彝倫自然有敘其所以然如何蓋極本窮源之問也

蔡傳五行有聲色氣味水之聲羽色黑氣朽火之聲徵色赤氣焦木之聲角色青氣羶金之聲商色白臭腥土之聲宮色黃氣香味則經文是也

恭從明聰睿金先生曰五事之則肅又哲謀聖金先生曰五則之功謂修五事之效也從者順于理也明聰謂無不見聞是于見聞者極知其善惡邪正所謂視

遠惟明聽德惟聰是也睿者通乎微以一事言之也聖者無不通以萬事言之也自通一事以至于萬事自睿以至于聖聖所以爲效也總而言之睿似貫聖似一見事之明所以爲知哲聽事之詳所以成我之謨謀

五行五事第二重皆言曰第三重皆言作五行之曰謂其自然如此也五事之曰謂其當如此也言作則皆謂馴致以至如此也

用八政總曰農民以食爲天也故食居一孔傳農厚也

皇海類編 卷之六 五 經翼
蓋非訓農爲厚謂農所以厚民也貨非必金玉珠貝也布帛亦貨也食以養其口非布帛不足以養其體故貨居二此二者皆出于農爲政有此本然後可施其餘有衣食以養其身而不知此身及衣食之所從來則無異于禽獸則當爲祭祀以報本故祀居三有衣食祭祀又當有土地宮室以居之故司空居四然亦以民事所始之先後而言蓋上古民之初生雖未有火食粒食之美冠履衣裳之制固已食禽獸之肉而衣其皮矣而食又居衣之前古人飲食必自祭其

先此天性不待教而能者觀豺獾之祭魚獸可見矣故食貨祀之次如此而分井授廛爲宮室以易巢穴又在其後故司空次祀後也慮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故司徒居五教而不從刑以威之故司寇居六洪範治天下之道也欲教化達于天下必諸侯遠人有交際之道故賓居七萬國之眾或不朝不臣必加以兵故師居八

入政卽周禮六官冢宰制國用則食貨冢宰也祀賓宗伯也師司馬也與三官共六官

蔡傳歷數步占之法步謂推其常占謂察其變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一語總上三節言此三者之人若

既念之受之錫之福則是人斯其能歸于皇極矣

無偏陂好惡無偏黨反側戒詞也遵王之義道路勸詞

也王道蕩蕩平平正直贊詞也會其極遵其義道路

也歸其極皆至于蕩蕩平平正直也大抵皇建其有

極一語爲君之職此韻語乃教民歌詠之以求合于

君之極者也

金先生曰三德直字與克字相類謂平康之世以正道

直而行之

蒙者木兆蒙冒也蓋兆直上如木冒土而出者也

蔡傳貞屯悔豫皆八蓋易九六變而七八不變屯

豫

變者皆八也

五事五兆庶徵皆順皆配五行則肅又哲謀聖與雨暘

燠寒風自以類應雨者陰陽之和也貌恭而肅則敬

德潤身百體和順故時雨順之金先生曰言從而又

則號令順理人心開明故致時暘之順視明而哲則

陽明內主故致時燠之順聽聰而謀則閉藏默運好
謀內斷故致時寒之順思睿作聖則妙萬物而無迹
故致時風之順

狂僭豫急蒙而爲恆若之應則是五事皆不能謹而其
心術威儀事功之外謬所致也必求其說反于上五
者則鑿矣狂縱也狂縱則泛濫流下如水之洋溢有
潤之勢故恆雨順之僭者差也太過也僭差而過則
剛果發揚如火之燄燄有炎上之勢故恆暘順之豫
怠緩也優游無斷姑息不忍猶生物而不能成物是

如有春而無秋也故恆燠順之急嚴迫也嚴苛峻迫
暴虐不仁有摧折而無發生是長秋殺而無春榮也
故恆寒順之此所謂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燠年者也
蒙昏昧也昏晦黯闇瞽亂溷濁政事無章而風行于
地則蟲亂飛揚故有恆風之應也五事皆順于則故
五者時至而閒見五事皆不順于則則政令偏陂而
恆有此應矣

日月麗乎天四時各有常道雖經于宿度而不入于宿
之中或有入于宿中則爲失常道而隨宿之所主爲

學海類編
災異閒有當自宿內過者則不爲異夫休咎之徵自上而生豈特王爲然凡居民上者皆足以致之但其應有大小爾民則不足以致徵而休咎係上人之得失故撫民者當視民之好惡而好惡之其所好不過飽煖安逸榮獨得所而已此其常也然生民有欲所好又豈止此而已哉則其好必有異于眾者故爲上者順其常而遏其異此治民之道也譬如星雖所好不同而日月之行自有常道星有好亦不得施儻爲人上曲從民之私欲以干譽則上害于君下妨于民

而爲國之病矣譬則日月失當行之道而入于星宿之中以其所好而應立至也日行處不見星象故但言月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天本無黃道步天者欲按圖以定太陽周歲經行之處而以黃色紀之此黃道之名所由起而日君象也其所經行則爲中故曰中道蓋天之北極出地面三十六度自極之南五十五度爲天之中又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是去極六十七度也又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

學海類編
是去極九十一度也又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
是去極百一十五度也所謂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
牽牛去極遠此南北字以人仰望于天而于夏至冬
至之時見日經行去極之遠近而言也東至角西至
婁去極中者此東西字則以二十八宿一定之位而
言以角亢七宿居東奎婁七宿居西者去極中則
亦以二分之時仰觀于天見其經行者而于冬夏至
之遠近爲中也凡此皆言日行之道九行者青赤白
黑道各二并黃道爲九也日一歲一周天故以分至

定日經行之位月一月一周天而歲十二與日會故
凡言月之行道必以朔望而言之月之于日臣之于
君之象也臣從君而行有扈從而不敢當道嫌似君
也故月常行下道而不敢當君行常與黃道異塗而
相去六度至二道之交則在一度之間但言道者主
于圖而圖所以仰窺故必易置宿度東西之位而左
右然后可得而通也若以定位而言則青道白道以
圖橫看青道二出黃道東而立春春分行之者謂巳
辰卯亥戌酉六辰之位青道皆出黃道之東而南北

學海類編 卷之六
爲青黃道之交白道二出黃道西而立秋秋分行之者亦謂上六辰之位白道皆出黃道之西而南北爲白黃道之交也蓋曰春三月在亥戌酉三辰秋三月在巳辰卯三辰故也赤道黑道以圖豎看赤道二出黃道南而立夏夏至行之者謂申未午寅丑子六辰之位赤道皆出黃道之南而東西爲赤黃道之交黑道二出黃道北立冬冬至行之者亦謂上六辰之位黑道皆出黃道之北而東西爲黑黃道之交也以日夏三月在申未午三辰冬三月在寅丑子三辰故也

若以經行而言則春秋冬之月道望常行于日道之內而朔常行于日道之外惟夏之月道朔望皆行于日道之外如春分之朔當在婁而望當在角在婁者去極九十七度在角者去極八十五度上弦去極六十七度下弦去極百十五度也秋分之朔當在角而望當在婁在角者去極九十七度在婁者去極八十五度上弦去極百十五度下弦去極六十七度也夏至之朔當在井而望當在牛在井者去極七十三度在牛者去極百九度兩弦各去極九十一度也冬至

之朔當在牛而望當在井在牛者去極一百二十一度在井者去極六十一度兩弦亦各去極九十一度也然此特以分至言其大略耳大要以日之所經行而為之進退蓋其日主于氣月主于朔而九行以氣言者月從日也但氣朔必不齊月之為道常在四立以漸推移朔望兩弦隨所而遇故朔望值兩道交處必蝕凡此皆言月之行道然日月之行二分二至相去懸絕如是者蓋亦以日時漸差而然非謂春分方在此而夏至漸移至彼也觀此則日有中道月有九

行之說或可見矣

南望去地面

冬至	日	三十一	朔	二十五	望	八十五
夏至	日	七十九	朔	七十三	望	三十七
二分	日	五十五	朔	四十九	望	九十一

此以大數言之若朔望遇交則日月必蝕

魯齋先生福極對義圖

壽

短折

富

貧

康甯

疾

攸好德

惡

考終命

凶折

福極本天之所與而君民共之者也君建皇極于上則能備受五福而六極不足以及之矣君則順天以理民集五福于身而導之使之避極而趨福所謂斂福以錫之也其予奪蓋可與天同功而不可有一毫私意于其閒有一毫之私則有不當錫之福不當加之極矣此蓋係于皇極之建不建也夫鰥寡孤獨者常有養水旱凶荒則調其急仁政以閑其良心醫藥以濟其天死錫之壽也分井廛以生其財輕賦斂以厚其用錫之富也諸侯用命盜賊屏息則民以康徭役

不與游畋有時則民以甯修身以先之學校以教之則能攸好德明德于良心未喪之先慎罰于惡幾未甚之際則可考終命反是則用極于民矣然民之一身天所以與之者素有分而秉彝好德之心又上下之所同然是民欲受天之福則惟好德之一節耳能好德則四福者莫不隨之而六極自遠矣雖其分有厚薄之不同而知貴富之在天能殀壽而不貳是皆好德者爲能而所以承四福者也故洪範之書言錫之福惟曰有猷爲能守好德者也此福雖主于祿而

言然亦可見上之導下下之敬天惟在于好德而已上之人能使下好德則可遂其錫福之公下之人能攸好德則可享天所賦之分上之人好德則能建其有極下之人好德則能錫汝保極矣故洪範惟言錫福而不言錫極蓋入此則出彼而善固人之所本有也

金先生洪範經傳文

一五行

漢石經無一字餘傳俱無疇數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

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

爰稼稽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

稽作甘 金先生曰此九疇之目蓋大禹本經其發明者蓋禹之意而箕子傳文也然則此自水曰潤下以下為箕子傳文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禹經 貌

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

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箕傳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禹經無傳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禹

經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

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

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甯庶

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箕子五紀舊傳錯簡在庶徵

歲統十二月月統三十日故觀五紀而法之者王

自省如歲卿士省如月師尹省如日蓋師尹統于

卿士卿士統于王其事任大小可見故各以其位

之大小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然倘上不逼下下不

學海類編 卷之六
三
僭上則上和下順而有百穀用成以下之善應無
易者不僭不逼之意也或僭逼橫生所謂既易而
有用不成以下不善之應星宿雜陳于天亦猶庶
民之處于下也師尹以上治人者也庶民治于人
者也其所好不同者蓋無窮而治之者則以常道
而已苟徇民之欲則枉常道而亂矣故日月之從
星則以風雨也然兩日月字不同上日月統于歲
者也下日月麗乎天者也蓋上取法于歲日月而
下取法于星故也五紀不言歷數言歲日月星則

歷數固在其中矣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
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
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
其有極禹經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
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
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箕傳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禹經平康正直

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箕傳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
 曰克曰貞曰悔禹經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
 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
 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
 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
 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
 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
 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箕傳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禹經五者來備

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
 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
 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
 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箕傳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福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禹經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

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
 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

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禬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享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箕傳舊以有皇極之器故錯簡在皇極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禹經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此福極總傳舊錯簡在三德

金滕

三王有不子之責于天金先生從朱子說如責其待之責謂天責取武王于三王也蔡氏疑前既言天責取之後卻言無墜天之降寶命似乎相反故作三王當任保護之責而于天之下有闕文然詳文意其重乃在定爾子孫及先王永有依歸兩句其意蓋曰元孫遇危暴之疾蓋將必死若是蒙天責取武王則以旦代之蓋予仁順于祖考又能事鬼神也鬼神即天不必指三王也武王乃昔受命于帝遂能定爾子孫而

學海類編
撫有天下令三王幸勿墜天元降之命以佑武王則先王有依而子孫有定蓋謂前後雖皆天命而前命所係者重三王宜佑之而以我應天之後命也

大誥

有大艱于西土至我有大事休金先生以爲命龜之詞蓋因武庚之叛而卜命并以祝詞告于眾所以前不敘殷叛事無費詞也自茲不忘大功以下二句一意而天降威與前天降割皆言武王崩也上天降威告于眾也下天降威乃命龜之詞也閉者有所避而不

出之意言今茲不敢忘武王之大功且不敢避天威而不爲凡武庚之叛意皆在茲字內于是用甯王所遺之大寶龜以介紹知天之明命卽祝之曰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我周國本爲西土之人如三監亦且搖蕩不靜于此蠢動故殷小厚之國大敢經紀其遺敘以天降威于我國武王初喪又知吾國有兄弟之疵隙而民不安靜言曰我將復殷之天下反鄙邑我周國今于其蠢動之明日民有獻賢者十人出爲予助以往撫甯大難繼我先王所圖之功我有此大事

其休美乎因命之曰我灼龜而卜乃并吉并吉者習吉也金先生之大意如此

天棐忱詞朱子曰棐本木名而借爲匪字顏師古注漢書云棐古匪字通用是也天匪以忱猶曰天難諶爾孔傳訓作輔字殊無義理文七十一卷金先生書中棐字皆作匪說惟洛誥不然

康誥

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言汝之所當服者惟在廣王德意和保殷民亦惟助王宅

定天命作新斯民應保養之也作新化之也上有惟字下亦有惟字語意若曰惟當如此又當如此

非汝封四句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可以私意刑人殺人無或以私意刑人殺人又言非汝封可以私意剽別人無或以私意剽別人蓋謂非獨刑之大者不可私刑之小者亦不可以私意用也

酒誥

周禮春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內史掌王之八枋

之法以詔王治四者即天官大宰所建之六典八法
八則八柄也

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大宰即冢宰天官也典經

常之法也邦國王及諸侯皆是也六典六官各掌其一冢宰則相職也故皆建之

一曰治典以經邦國治官府紀萬民大宰所掌治典者八

政事法制所以治天下之大法皆主之

二曰教典以安邦國教官府擾萬民地官司徒所掌擾者

勞而熟之之謂司徒掌徒眾其政莫大于教人為善故曰教官府而擾萬民

三曰禮典以和邦國統百官諧萬民春官宗伯所掌禮之

用有敘而和故曰和曰統曰諧

四曰政典以平邦國正百官均萬民夏官司馬所掌政之

大者為兵故司馬獨曰政典外以平邦國之亂內以政而正百官職方制貢賦故曰均萬民

均萬民

五曰刑典以詰邦國刑百官糾萬民秋官司寇所掌

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任百官生萬民冬官司空所掌冬官

主事故曰任百官主空上以給民故曰富邦國生養萬民

以八法治官府百官所居曰府此是朝廷之官府故下文惟曰邦而不及國邦者天

之子邦也

一曰官屬以舉邦治

官屬謂六官其屬皆六十

二曰官職以辨邦治

官職謂六官之職如治職教職之類辨別也謂各司

其職

三曰官聯以會官治

官聯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治則六官共舉之小

宰有六聯謂祭祀賓客喪荒軍旅田役斂弛也

四曰官常以聽官治

官常謂各自領其官之常職

五曰官成以經邦治

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

六曰官法以正邦治

官法謂職所主之法度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法

度

七曰官刑以糾邦治

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三年大計羣史之治而誅賞之

以八則治都鄙

則亦法也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在

畿內者

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馭謂毆之納于善

二曰法則以馭其官

三曰廢置以馭其吏

四曰祿仕以馭其士

五曰貢賦以馭其用

六曰禮俗以馭其民 謂婚姻喪祭之禮

七曰刑賞以馭其威

八曰田役以馭其眾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一曰爵以馭其貴

二曰祿以馭其富

三曰予以馭其幸 幸謂言行偶合于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後

四曰置以馭其行 有賢行則置于位

五曰生以馭其福 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育養之

六曰奪以馭其貧 臣有大罪沒入家財

七曰廢以馭其罪 廢猶放也

八曰誅以馭其過 誅責讓也

此皆大宰之所建而大史內史又以逆王詔王也然內史之八柄則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以八曰奪名與次有與前不同因事無常而互見也

大史內史王朝官非衛所有蓋此章百宗工以上皆言殷之舊臣侯甸男衛亦以近殷都者言之也自矧惟

爾事以下方指衛國官

宏父定辟蔡傳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廓卽辟也則定辟之辟當作開闢之義

梓材

梓材舊以爲告康叔爲政之書蔡氏以爲簡編斷爛而誤屬一篇之中意不可強合金先生曰梓材之書營洛之書也其總敘見于召誥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其命庶殷卽多士之書敘所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者也其命侯甸男

邦伯梓材之書是也其敘卽康誥之敘所謂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蘇氏所謂洛誥之敘是也梓材前章皆咸勤之意後章則乃洪大誥治之詞其閒詞意無不吻合者篇首王曰封之封誤衍文也左氏曰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是作洛之際必合諸侯各率其卿士大家將其徒眾以受役所謂四方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也周公咸勤則

學海類編
勞來撫恤之也大家則皆將其醜類從于諸侯以聽
役于王室爲諸侯者當以其臣民下通意于大家以
其臣上通意于王室承上勞下邦君之常職也故曰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
恆也古者動大眾興大役則司徒率眾司空畫土疆
司馬以軍法治之君行師從師者一師之長也卽三
卿也卿行旅從尹旅者一旅之長三卿之副也周公
喻邦君又欲邦君告其卿大夫曰予罔暴厲殺人蓋
不欲以軍法從事也然亦必邦君先能敬以勞來其

民則自此以往卿尹皆能敬以勞來其民故曰越曰
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
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也古者徒役起于大家邱甸
而罪隸之人又服役于其下故凡往日奸宄殺人者
自有本罪而所連歷之人古法所謂胥靡今法所謂
干連知情藏匿者與爲公家之事而竝緣傷人者皆
入于罪隸今旣興此大役服勞王事皆與赦除同于
良民故曰肆往奸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見疑厥君
事戕敗人宥也凡此優恤赦宥之事皆邦君所當承

學海類編
流則又述王啓侯監之言在于爲民不在于厲虐故
曰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也古者興役
動眾孤寡之人無所與不幸而在焉必加優恤之若
晉師之歸老疾句踐反耆老之子是也古者徒役之
中亦有臣妾如女子入舂藁之類蓋供樵爨之役于
此亦必優恤之故曰至于敬寡敬疑作矜至于屬婦合由
以容也則又繼述王教邦君之命皆爲恬養之仁而
不在他故曰王其郊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
恬也自此以上皆爲咸勤之事也又以自古王若茲

監罔攸辟結之宅洛之事上定武王鼎之意而繼志
述事以文太平故卽作洛之時田里居室器用之事
爲喻故曰惟曰若稽田旣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
畎若作室家旣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旣勤
樸斷惟其塗丹雘者此遷洛之議而又述今王惟曰
以繼之夫營洛之事一爲四方朝貢道里之均故曰
先王旣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旣
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一爲殷民密邇王化故
曰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

學海類編
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而又終之曰已若茲
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則又述
王之德意使諸侯皆知之不惟作洛之際敬勞其民
而所以爲國家久長之計亦無出于保民者此又召
誥之意凡此正所謂洪大誥治也

召誥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二句再提起前敬德之語而以
夏商往事爲言當監之而疾敬德下至嗣若功共爲
一章言王者以敬爲安居之所今王不可不疾敬其

德不可不監視夏殷二代禹湯有德既服天命當有
歷久之年其後子孫不能延長弗克享國我于天命
幽微之理皆不敢知我但知不敬其德者而早墜壞
其所受之命而喪亡耳今王嗣文武而受其大命我
亦惟此夏殷二國之命繼禹湯及二代賢哲之君有
功者庶幾不墜文武所受命固不可不疾敬德而以
敬爲所也吾若爲成王言也前言相夏殷謂天命無
常不可保此言國祚興亡惟在人君敬德不敬德不
可信

洛誥

周公至洛而卜蓋卜下邑以處商民舊誤以卜澗東瀍西爲卜王城非也召誥召公三月戊申至洛卜宅得卜則經營庚戌攻位甲寅位成翼日乙卯周公至洛則達觀于新邑營無再卜之意洛誥乙卯朝至于洛師與召誥合夫召公既卜且攻位而有成矣周公乃再卜之何耶倘卜而不吉又將遷位耶則召公爲不可信矣况武王定鼎于郊廓所以營東都繼先志也而謂卜都于河朔又何也倘以卜河朔爲下都澗東

瀍西爲王城則尊卑緩急又無序矣此時王城已定周公但卜處商民之地以河朔頗近商舊都遷民之便而先卜之次及澗瀍二者皆惟洛食吾乃者改事之詞是兩卜也又卜瀍東亦惟洛食是三卜也蓋王都在洛三卜之龜墨皆以洛與此地對定故皆惟洛食也舊說以澗東瀍西爲王城蓋以二水皆南流入洛故也且瀍水出穀城澗水出新安流而至洛其經行已遠今亦不詳周公所卜定于何處而王城迫近洛水之陽蓋不患其說之不通也

孺子其朋至敘弗其絕金先生之意謂孺子成王也朋者友之也其者期詞也孺子其友于百工謂與之議論謀猷公其心以與其天下之事又言孺子其朋而往治于洛無若火始然其光燄燄用此小明以御事則心機日熟而欲日熾必至于灼爍延熯而不可絕矣

王以秬鬯二卣曰明禮以休享于周公以爲事周公如事神明也禋精意以享也鬱鬯雖所以祭宗廟而賓客亦以此裸之如周禮大行人上公再裸而酢侯伯

一裸而酢之類是天子待諸侯之禮也然則此之惟禋祀爲主鬯非必事神明也

多士

金先生以多士之書卽召誥告庶殷之書也三月卽召誥周公至洛之三月孔傳以爲周公致政明年三月蔡氏以爲成王祀洛次年三月皆仿像之詞恐不得事實

朕不敢有後謂所以遷居于西者非我樂于不安也是惟天命如此無敢有違故我不敢後之耳無我怨

君奭天命不易謂未受命時不可以易受天難謀已受命而
天命不易謂未受命時不可以易受天難謀已受命而
又不可信惟恐將移而之他

天維純佑命至罔不是孚金先生曰天所以純佑命者
則商家實有許多故家遺俗王朝君臣無不兼恃其
德明恤官屬外而藩屏侯甸以及奔走之人皆能各
用其德以輔厥辟之治故一人有所作爲于四方人
心無不孚信

迪見冒聞于上帝見謂德昭著于上冒謂德覆冒于下
然後聞于上帝見就自身言冒就及民言
收罔勛不及金先生曰召公收身而退不勉其所不及
多方

奄蓋與淮夷徐戎同叛以應武庚者成王周公既定殷
而就伐奄至三年然後平只一時事未嘗兩出軍孟
子謂伐奄三年討其君與詩東山三年歸之說合卽
此事也所以三年之久者奄非能敵天下之兵也聖
賢用兵不以多殺人急成功爲事直欲其心服耳故
若是其久也

告爾四國多方至弗永寅念于祀言告爾管蔡商奄之
四國及多方之國紂惡貫盈禮宜誅絕而廢其宗祀
其民久化紂惡亦皆當誅惟爾殷侯武庚仍爲殷君
而尹正其民者我惟大降宥爾之死命恩可謂大矣
爾乃昏罔不知方且大思圖謀天命爲叛逆之事是
乃弗長永敬念于宗祀而自欲絕之耳
自作不典圖忱于正自爲不合典常之事乃欲圖謀人
信之以爲正

立政

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自乃敢告教厥后
以下乃大臣深知俊乂之德博求之而告于君謂可
居三宅此一節謂于是夏之爲君者聞其言又不輕
信而必謀之于人面之于己灼見才德然後用之果
有大訓于德則乃使之爲三宅人

茲乃三宅所以無義民者蓋因桀弗如其先君任人之
道

成湯既升陟居天子之位乃丕釐上帝耿光之命丕以
推其大規釐以理其條目乃用人居于三宅所用之

學海類編
人則克卽其宅謂果能勝其任也然人才當廣求雖
已有人徧居三事又當畜才以待其需儲之以待充
三事者則謂之三俊曰三有俊則克卽其俊謂實能
有其才也湯則深嚴思惟其治天下丕大之法式事
制曲防已有成規然後能用三宅三俊所以在商邑
則能和協于此在四方則雖遠莫不于丕式之中以
見君德

又王惟克厥宅心三句謂文王惟自能宅安其心則能
自立此常事司牧之人皆是能俊其有德者

成湯文王于三宅之人能宅之者蓋能因紬繹其人灼
知其心茲乃使之又事繹則謀面之謂也

以上皆金先生之意推之而爲說從古註句讀段
落方可從此說

周官

六服周禮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
服又外五百里甸服又外五百里男服又外五百里
采服又外五百里衛服又外五百里要服要服蠻服也九
州之外謂之蕃國職方氏方千里曰王畿其外侯甸

學海類編 卷之六 經義
男采衛蠻夷鎮蕃各方五百里二說不同蓋方五百里總言兩面也一面二百五十里王畿及九服共方五千五百里職方九服而大行人自侯至要止六服謂九州內也九州外蕃國則兼夷鎮蕃而言世一見者也此書六服惟要以上六服也

傳曰有虞氏官百夏二百商三百周三百有六十

道卽事理當行之路論道者論修身治人之常道所以爲經邦之本也陰陽則天地所以造化氣運有不齊人君固當變和調理經邦卽變調也

化卽經邦之運用副貳三公經邦之化敬明天地之道三公言變理參天地贊化育德隆位尊而任大也三孤位卑不過敬明其道以啓導其君耳

前言六服此又言五服一朝聖人詳內略外不治夷狄歲朝止于五服

顧命

誓言嗣謂恐不及戒誓以言嗣子之事

須材余先生謂卽下文禮器几席車輅戈鉞之屬舊說供喪用與上下文不相入

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
黼展展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
純左右玉几鄭元謂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然則
此所謂篋席乃三重席之最上重也書疏篋折竹之
次青者

弁者士也立堂下冕者大夫也立堂上庀階下之隅角
東西堂東西廂之前堂是兩夾室之南堂上東西垂
謂凡堂上東西面各一階橫下而各有一人立于其
階之上際側階則東房北堂之上也

三宿三祭三咤宿肅也用此一同三宿而三祭孔傳以
咤爲奠爵蔡氏從之疏謂經典無此咤字咤爲奠爵
傳記無文金先生曰咤嘆也親沒而始受顧命雖不
敢死其親用祭服祭禮而不哭然三咤之情則不可
遏也

王答拜金先生曰明爲後也古者始喪雖卑者亦拜之
雜用喪禮故也

金先生曰在喪祭告王不飲福太保攝飲福故太保受
同祭噤宅宅亦當作咤絕句

康王之誥

天子五門一曰皋門外朝所在朝覲四方諸侯之所二曰庫門府庫所在三曰雉門外設兩觀懸象魏其內左祖右社之途四曰應門其內治朝之所在亦曰日朝羣臣之所五日畢門又曰虎門其內燕朝之所在又曰路門既曰朝羣臣于治朝而退適路寢聽政卽此地也今日應門之內則宜曰治朝或曰內朝蔡傳既言外朝在路門外而又曰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兩語不相應恐上外字誤

姜金先生曰字書姜進善也卽誘字姜若蓋天誘其衷之意言皇天以大邦之命而改命周亦以文武大能承受其誘衷助順之理而憂勤西土之民耳

畢命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治道有所當升有所當降初無執一之用故爲政者當視時俗爲之更張

詞尙體要詞令貴大體而不煩細貴簡要而不泛濫
君牙

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者蓋寒暑雨暘天之令也小民無

知爲其不便于己且怨咨之卽民心之罔中也其導之難也如此故曰厥惟艱哉思艱圖易卽導之中也與上文作一事說下此段似相應此篇上下皆是說教恐未及衣食

呂刑

炎帝之末諸侯有蚩尤者爲始作亂蓋自天地開闢以來風氣淳樸民俗敦厚皆知尊上蚩尤乃始爲亂故黃帝作法以矯正虔劉之此言制刑之始苗民作五虐之刑曰法謂之曰法者言專以刑爲治國之法而

不用禮教也又謂治淫爲劓刵椽黥言初過用其刑而且并制惡無差等皆實因聖人所制之刑而過用之專用之耳非謂苗始制刑也如此看則自無堯舜因有苗制刑而遂爲常法之礙

皇帝者總言堯舜也蓋竄三苗乃舜居攝時事未可專指舜征苗分北乃舜時事古注言堯蔡傳言舜恐皆失偏當兼言之

皇帝清問下民至率乂于民裴彝金先生曰清問下民而民皆言有苗之暴虐與其風聲氣習之爲害于是

以德爲威而人心知所畏以德爲明而人心知所向
先命三后以爲教養之具此德明惟明之事而復命
士帥以刑法之防此德威惟畏之事也聖人制刑之
本如此伯夷降下典禮以示天下天神地祇人鬼既
各有正禮然出禮則入刑降典所以析其民之入刑
者而罔入于禮也禹平水土以安民生爲山川立主
祭之典以正民心蓋既絕地天通于是修山川之正
祀又各使有土之君主之不至于瀆稷降播種之法
使農殖嘉穀蓋前此民猶雜食草木之實自稷教民

稼穡而民始皆殖嘉穀矣三后成功民俗殷盛而後
命皋陶爲士師制百姓以刑法之中不偏于輕以惠
姦不過于重以虐民立爲中典亦所以使民祇敬爲
德而已蓋其君臣之間和敬示德于上而精明承德
于下躬行心得其表裏政令皆可爲民之法灼于四
方人心觀感罔不爲德之勉而後明刑法之中治其
民之非彝者而已蓋教養如此而猶或有非彝者然
後刑之也 此篇始述有苗之刑以爲暴虐之戒繼
述聖人之刑以爲後世之準聖人教養之具無一豈

非以德爲民所取中乎

篇中十中字罔中于信制百姓于刑之中明于刑之中
觀于五刑之中罔非在中咸庶中正罔不中聽非天
不中于民之中咸中有慶皆無過不及意

費誓

戰車甲士三人御者居前左執弓矢右用五兵弓矢爲
長兵五兵爲短兵弓一用矢百又有一弓以備損折
故詩曰交韞二弓必二弓百矢具足故曰備五兵者
戈殳戟酋矛夷矛建于車右隨所宜用之以金爲之

故曰鍛惟殳積竹爲之爲數兵不主刺此言戈矛總
該五兵也礪鋒刃則又總上兩句兼矢戈戟矛言之
凡言常刑者軍律之常于此申言之爾曰大刑曰無餘
刑則此誓之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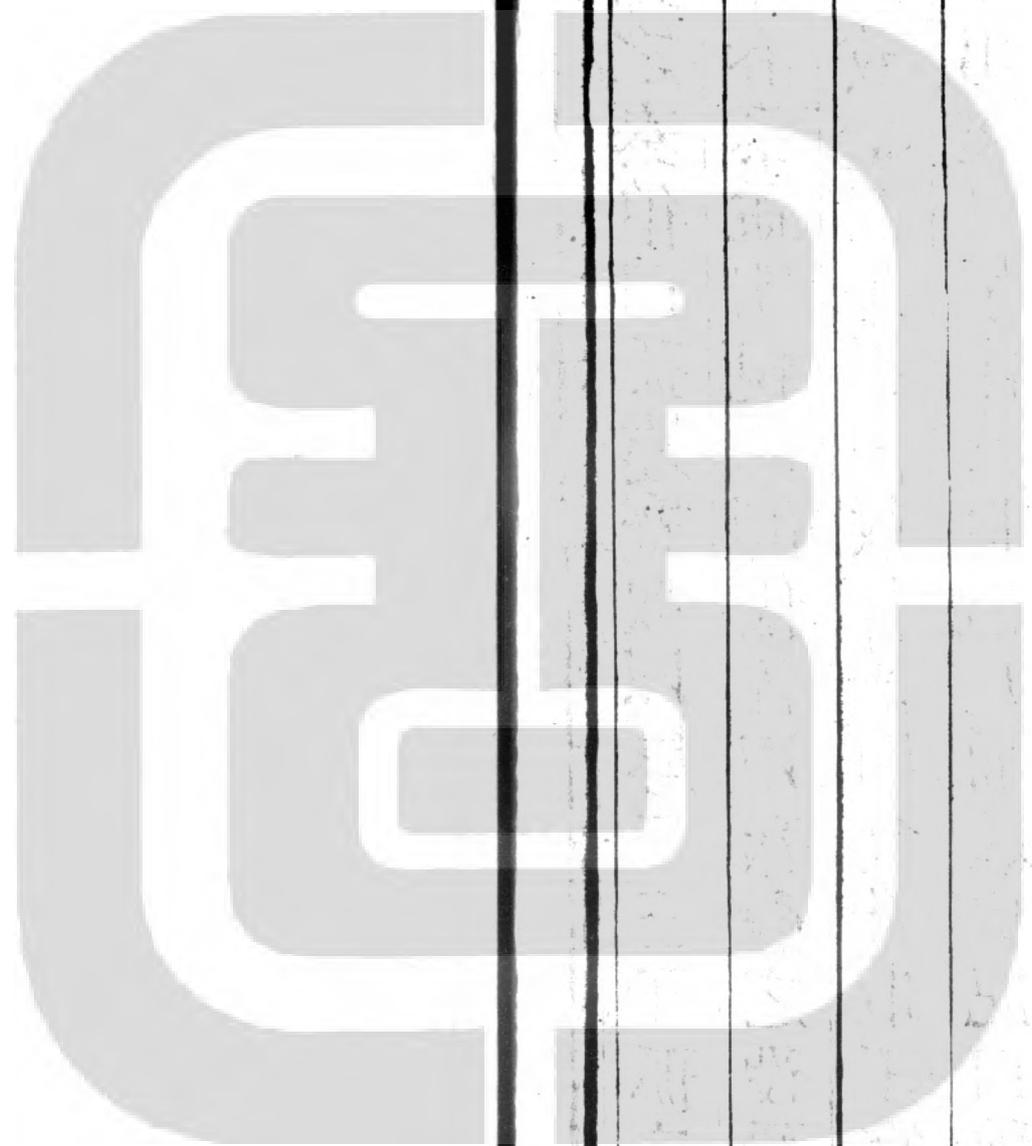
秦誓

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秦穆公同圍鄭鄭人說秦伯秦
伯使其大夫杞子逢孫楊孫戍之而還三十二年杞
子告于秦曰鄭人使吾掌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
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襲遠遠主備之

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公辭焉使百里孟明視西乞術
白乙丙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我見師
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
之木拱矣三十三年秦師行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
以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入于敝邑敢
犒從者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
一夕之衛孟明日鄭有備矣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
原軫曰秦違蹇叔以貪勤民不哀我喪伐吾同姓遂
發命遽興姜戎敗秦師于崤獲三帥以歸文嬴請而
歸之秦伯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文二
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穀之役晉侯禦之秦
師敗績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
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史記曰穆公自茅津
渡河封穀中尸乃誓于軍曰云云以申不用蹇叔百
里奚之謀故作此誓

商周之書多引夏商之興廢爲監商周初興起事之書
陳桀紂之惡以告之于眾固宜也至功成治定之后
凡所以告戒之辭莫不引之爲說蓋義理雖人心之

所固有又不若指其已然之跡以告之尤爲易見起
事數所征之罪



尙書蔡註考誤序

襄兒就塾師習尙書專求通蔡氏傳爲案據余考國初
令甲書主古註疏兼蔡傳原未嘗專主也學者以註疏
繁而難閱遂棄不觀然而非制矣余弱冠時曾誦壁經
正文至是始取蔡傳閱之則悖理者種種也因博考先
儒舊說參以己意正其謬誤揭之家塾襄乎勉矣濩坡
老人書

尚書蔡註考誤

明 吳人袁 仁良貴著

曰若稽古帝堯

蔡傳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此卽安國隸古文又稱曰若爲發語辭引周書曰若來爲例及訓召誥則曰越若來者迤邐而來也豈不自悖其例乎疏謬甚矣

平秩南訛

平在朔易

蔡傳南訛史記索隱作南爲史記索隱現在皆作南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論其義則動也謂耘耕之類朔易者
頌新朔以換舊朔也以訛爲變化又以朔爲死而復
蘇皆牽強

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蔡註天體至圓一段皆據宋時歷法言之堯時不然
今時亦不然十有九歲七閏氣朔分齊是爲一章惟
觀天紀元等歷爲然今十九歲已有餘分不能齊矣
咨四岳

四岳者四方諸侯之長按左傳許爲太岳之後明矣

僉曰鯀哉其非一人可知孔平仲乃謂四岳爲一人
掌知四方之事而蔡傳因之謬矣

方命圮族

方字古放字蓋二字通用者蜀志晉書引古文尙書
竝作放命圮族鄭康成謂放棄君命是矣今云圓則
行方則止恐太穿鑿

否德忝帝位

註否不通謂否與不相通也欠一與字學者遂誤認
不通爲否昔講官在經筵上講此書云否是不通的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意思聞者不覺失笑

烝烝又不格姦

決當主正伯安之說烝謂以誠意薰烝之烝烝者薰而又薰也又治也格正也不格姦者不去正他姦惡也大人正己而物正竝無正物工夫此最可爲處頑之法若云不至大爲姦惡則舜娶堯女之後象猶日以殺舜爲事其姦惡何大耶

舜典

東晉梅賾一段全用孔氏疏檢晉書無之惟隋經籍

志載此事又查姚乃姚興其方字連下讀大航原作大術其謬誤如此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孔傳云麓錄也納舜使大麓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于天此非安國之臆說也孔叢子載宰我問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于尊顯之官使大麓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氣來備烈風雷雨各以其

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安國正本其說蔡不從而據史記以爲納山麓按桓譚新語昔堯試舜于大麓者顧錄天下事若今之尙書矣王充論衡云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三公之事長廣王禪廣陵文云允執其中入光大麓皆明證也程伊川亦云若司馬遷謂舜納于山麓豈有試人而納于山麓耶此只是歷試舜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按釋詁以璿爲美玉正義謂璿是玉之別稱註美珠

謂之璿誤也又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

三曰渾天此當以周髀爲最其本包犧氏立周天歷

度其所傳則周公受于殷人者故曰周髀髀者股也

今所傳句股法是已筭天必用句股雖渾天不能廢

也宣夜孔疏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

按漢秘書郎郝萌曾傳其術記其師說云天無質仰

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瞽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

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

非眞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眾星浮生虛空之中其

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現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也故辰極常居其所不與眾星西沒也攝提填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無所繫著晉志載之甚詳今日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則淺陋甚矣

禮于六宗

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

雷風山澤也賈逵謂六宗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河海岱也馬翮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謂六宗鄭元以六宗言禮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稱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乃三昭三穆也司馬彪又上表以爲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紛紛異說蔡傳宗孔以祭法六者當之按祭法所云鄭以爲皆祈禱之祭則不可用以解此經宜依歐

陽大小夏侯庶爲近之

五玉

註謂五玉卽上文五瑞誤矣蓋此五玉乃諸侯所執以爲贄者若五瑞則天子之命圭諸侯世守以爲瑞信者豈有贄見之禮而乃獻其世守之圭耶

肇十有二州

註稱始分冀東恆山之地爲并州按夏官職方氏云正北曰并州山鎮曰恆山朱子語類云分冀州西爲并州考禹迹圖及地理指掌圖并州皆在冀州之西

通典云并州左有恆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圖則在冀西明矣今日冀東悞也註又稱其分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按醫無閭在遼東今云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卽遼東之地矣又云分遼東等處爲營州不可解爾雅曰齊曰營州指掌圖云舜肇分爲十二州蓋以古冀州南北闊大分衛水爲并州衛水在今眞定府分燕以北爲幽州今密雲等處正是幽州鄒衍吹律處及共工城皆在密雲當依指掌圖爲正其曰冀州止河東一路尤謬按

學海類編 卷之六 經義
宋河東路所轄平陽隆德平定太原大同甯化岢嵐
汾遼絳隰火山靖康代忻石憲麟豐保德二十一郡
皆并州之境且汾晉之地自史漢而下皆以爲并輿
地所載沿革甚詳何不考之甚也

象以典刑

註謂天之垂象以示人似也至以墨劓剕宮大辟爲
五刑則誤矣呂刑謂苗民始作五虐之刑爰始淫爲
劓則椽黥則舜時無是法也特畫象于服以辱之耳
慎子云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草纓當劓菲履當剕
鞞 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漢武詔曰堯舜畫衣冠
而民不犯正謂此也

金作贖刑

孔氏傳云黃金銅也呂刑其罰千鍰註曰黃鐵亦是
銅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用黃金但少其斤量令
與銅相敵按金通五金古者黃金謂之盪白金謂之
銀故以銅爲黃金今宜直註曰銅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服卽幪巾之類青綠一帀曰就周禮大輅盤纓七就

學海類編 卷一
可據也若以服爲服其罪豈流者不應服罪耶
分北三苗

按虞仲翔云北古別字蓋舜時天下咸服惟苗未化
今得分別而去畱之也則黜陟之典亦得行于負固
之夫盛矣

陟方乃死

陟行也卽太甲陟遐之陟方卽方域之方謂舜巡行
而死于蒼梧之野也若以陟爲升遐則與下乃死重
複矣宰我問帝舜子曰有虞三十五年在位嗣帝五

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魯語展禽曰舜
勤民事而野死韋昭著謂征有苗死于蒼梧之野吳
都賦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劉淵林注
書云舜陟方謂南巡狩也其證甚明

祇承于帝

此句宜連下曰字讀不宜分章祇承于帝者言舜有
是意而禹承之也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貳對疑字說卽疑貳之貳一心任賢表裏無閒始終

學海類編
無閒言與行亦無閒故曰勿貳若云勿以小人閒之則又是去邪之事矣

無怠無荒

倦勤曰怠廢棄曰荒始于逸豫終于荒蕪只此一心今分無怠于心無荒于事于理未安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古註疏云人雖爲善或寡令終故當戒勅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威罰言其不善當獲罪此訓甚正今若謂勤于是者戒怠于事者董則

非矣豈有勤而反戒者乎夫戒者禁懲之詞也今反用休是于禁懲之中而寓以美善之旨董者董率之義也今反用威是于督率之內而示以嚴畏之機此二句原有妙義况當聖世勤者必多然未必其有終註疏人雖爲善或寡令終最爲得旨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

註云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此悞說也聖人之心好生爲主其賞罰功罪必如此而後爲至公必如此而後爲至平此罔愆之德也安得有過哉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心只有一箇自人而言則曰危自道而言則曰微若曰一心爲主一心又在傍邊聽命萬無此理

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蔡謂吁者嘆而未深然之詞謬也禹深然皋陶之言而有所感慨故以吁發之惟帝其難之帝指舜非指堯也驩兜有苗共工之事皆不在堯時禹言知人安

民惟舜難行所謂責難于君也四凶之誅惟鯀之殛於禹有深痛焉故言能知人則明通燭照能官人矣言外就有姦人不用之意能安民則德澤沾洽黎民懷之矣言外就有小人不能害民及黎民愛戴小人不能搖惑之意既哲而又惠頑讒且有竝生之慶矣故曰何憂何遷何畏上則責難于帝下則思厄于親此禹之所深嗟而長吁也

暨益奏庶鮮食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民以食爲天水患初平耕耨未溥自生之少則曰鮮食自得之難則曰艱食今乃謂血食曰鮮悞矣蓋自燧人氏作而民已久知熟食若謂進眾鳥獸魚鱉之肉于民使食以充飽豈九州之鳥獸魚鱉皆益取之以進民乎且奏庶鮮食則以庶爲眾鳥獸矣奏庶艱食則庶又何所指乎竊謂奏卽敷奏之奏庶卽民庶也治水之時嘗同益陳奏民庶鮮食則所以廣其生植之源者何不用也又嘗同稷陳奏民庶艱食鮮食則所以貽其豐亨之利者何不爲也奏之者在臣而

所以行之者在君禹不敢自以爲功而稱及二臣又不敢以爲臣下之功而歸之于帝可爲萬世告君之法此書以益稷名篇此二句極重

安汝止惟幾惟康

心不離事註就事物上說止良是大意安汝之止惟在乎幾惟在乎康幾康二字不平幾者審之于微康者求其妥帖由幾而康康字正應安字

女無面從退有後言

面從是將順之意後言謂有言不盡而懷忠以退也

面不能直諫退雖有言無及矣若謂面諛以爲是而背毀以爲非殊非唐虞景象

若不在時候以明之

若如也在察也時是也謂庶頑讒說之人一不能察害治不小如不能察于是須于鄉社時辨別之蓋射以觀德心正則比于禮樂心邪則否古人用此爲觀人之具

俞哉

俞者然其言也哉者語助辭今以爲口然而心不然

悞矣皋陶象刑原聖世不可少者况禹有此功敘陶承其敘而明刑以輔之又非徒尙刑威者禹如何而不然之耶

於予擊石拊石

於音烏嘆美聲尙書中凡語助之于皆作于作於者皆音烏如黎民於變是也

禹敷土

考工記云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註溝爲造溝防謂脉理屬讀爲註孫順也按治

水之法莫先于造溝所謂掘地而注之海也凡造溝必察地之脉絡必順地之條理逆之水必不行禹敷土者正辨別土之防與理也若分別九州則九州之野各有定疆何待分別耶

夾右碣石入于河

傳稱碣石昔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爲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此謬也今永平府撫甯縣西南有山遠望穹窿似豕山頂有石特起如柱此碣石也離海三十里蓋古滄州與

平州相對自滄州望之則離岸五百里而自平州言之則三十里耳北邊貢賦之來在五百里之海之內行舟則碣石正在其右蔡止據滄州志而不考其實遂謂九河皆淪入于海悞矣傳又言遼濡滹易之水皆中高不與河通此亦悞按濡滹易三水帝去都近縱使入河亦不由行况滹易在禹時原舊入河後河徙而南始入海耳遼水自塞外三萬衛西北入遼東境南經鐵嶺瀋陽都司之西廣甯之東又南至海州衛西南入海

澠沮會同

蔡引曾晁二說以爲未知孰是按曾稱汜水受陳畱浚儀陰溝至蒙爲澠水卽汜水也今考浚儀陰溝在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其地有浚儀橋蒙亦祥符地今有大蒙城小蒙城在陰溝之東汜流至此名爲澠睢水在一開封陳畱縣經睢州甯陵一在本府夏邑縣經永城縣至南直隸宿州二水皆豫州徐州之水與堯無干其謬顯然從晁說河出爲澠濟出爲沮者近之朝宗會同皆諸侯見天子之名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堯舜什一之制乃萬古中正之法重乎此者爲桀而輕乎此者爲桀蓋非惟不可增卽減之亦非也若謂賦以薄爲正殊非大道朱氏曰貞者隨所卜而後定之之名也蓋卽貞悔之貞堯地最卑沮洳難去與他州不同水患雖平盈虛未卜故必作十有三載歷歷試之然後得其一定之法而賦始年年齊矣必十三年者按史記太歲在子早明歲美至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蓋歷十二辰而豐

學海類編 卷之二十一
古 經義
儉始定始可得其大同之法也

浮于濟潔達于河

既云潔者河之支流則卽今在章邱者是也故道尙存又謂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則又是一潔矣此乃出東昌府華陽縣卽東武陽也至青州府博興縣入海與河不通安能達于河乎

鉛松怪石

怪石乃石之奇而有用者如陽起石以之傅物則見日而飛雲母石煉而成粉則靈而可餌此類皆奇而

適用所不可少者故制之爲貢以其種類不一故總曰怪石非玩好之具也

三江旣入

註以淞江東江及婁江爲三江大謬此當以經文爲據漢自北入則曰北江彭蠡自南入則爲南江而岷江卽爲中江蘇子瞻及近世邵寶之說皆同旣入者入于海也蓋岷江雖在梁州漢江雖在荊州皆經揚州入海故于揚言之按徐鉉註說文云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

江入海郭璞山海經註岷山大江水所自出也岷山
南江水所自出也岨山北江水所自出也三江皆發
源于蜀而注震澤舊時江水直注太湖故敘震澤底
定于三江既入之下自東瀾築而江始不入太湖矣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

按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非中國之貢明
矣疑西傾卽西戎之境熊羆狐狸織皮文與西傾因
桓是來相屬謂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
來貢也此說甚是蓋西傾必係西戎之國因下導山

有西傾故以爲山然西傾之山自在雍州于梁無與
且梁在帝都之西豈有貢道乃從雍州之山而來者
乎況各州貢道皆以浮字起若割西傾句屬上而以
浮于潛起則九州一律矣

弱水既西

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在條支去長安一萬二千餘
里蔡以其遠而非之似矣然而未當也韓氏嘗辨之
云江漢之水禹治于荆則自荆而下揚州之域禹固
未嘗治之然謂揚之江漢非荆之江漢不可也禹之

學海類編
所治雍地之弱水也謂之既西則源東而流西矣弱水出西海之山西海今在陝西西甯衛城西三百里其海方數百里跨夏夷之地而窮石之山當在海之左右自東而西一千五百里至甘州古張掖地過合黎山又五百一十里至肅州古酒泉地又八百餘里至沙州古燉煌地以上皆雍地也又二萬餘里至條支以入西海此西海非前弱水所出之西海也蔡傳誤認後西海爲弱水所出故非之禹之導者雍之弱水也荒遠之外禹蓋未嘗至也豈可以禹未至而遽

疑其非一水耶

導黑水

黑水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符卽今叙州府慶符縣以舊志有山符二字故縣以慶符名今慶符有黑水然蔡傳竟遺一符字疏略之甚又稱水之黑以榆葉積漬所成益謬梁之黑水出葉榆澤葉榆卽西洱海其地有黑水祠在今雲南大理府點蒼山匯爲巨湖周三百里若雍之黑水南北各異源安得皆爲榆葉所浸哉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蔡傳據常氏之說謂鞏昌之漢爲東源三泉之漢爲西源又謂西縣爲東源是以西縣爲鞏昌矣不知鞏昌去西縣一千八百里三泉在西縣之東豈可以鞏昌爲東源耶據實考之漢水出陝西鞏昌府嶓冢山爲漾東流至西和縣卽入武都上祿之地名爲西漢水又東流至成縣卽武都郡治名東漢水折而稍西折而東南入漢中府鳳縣過沔縣西別爲潛又東合

沔水東流經本府洋縣流入湖廣襄陽府鄖縣至均州爲滄浪之水歷光化襄陽宣城荊州府荊門州潛江縣至沔陽州至三澨漢澨漳澨遠澨故曰三澨在今京山縣西八十里至漢陽縣大別山南流合岷江東至江西南康府星子縣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至南直隸通州入海曰東匯曰東者言漢自西東流而匯爲彭澤又東流而爲北江非謂漢之東邊也蔡傳之所疑者皆非蓋江漢旣經彭蠡則彭蠡之水言匯何妨且此先言漢則自當以爲漢匯後言江則自當

以江爲會江漢合流漢水原在北故曰北江漢在北
既言彭蠡爲漢匯則江之來自當稱北會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
池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江水自四川成都府茂州岷山發源西南至威州過
汶川轉而東南至灌縣過金口至新津縣合阜江水
入叙州府宜賓縣與馬湖江合東北入瀘州合江縣
東北入重慶府巴縣經濟州合州黔江忠州入夔州
府萬縣雲安奉節經瞿塘峽入湖廣荊州府歸州出

峽歷夷陵宜都公安石首入沔陽州過雲夢入武昌
府嘉魚縣經江夏縣東會漢水南過武昌縣入岳州
府巴陵縣過洞庭湖東至武昌府咸甯縣東入江西
九江府德化縣入南康府星子縣過鄱陽湖入南直
隸安慶府懷甯縣經池州東流縣東入太平府當塗
縣入和州爲橫江入應天府上元江甯入揚州府經
儀真縣北則歷泰州至通州南則歷常州府江陰縣
至常熟入海此實錄也註太略

導渭自鳥鼠同穴

學海類編
蔡謂鳥鼠爲同穴之枝山誤矣鳥鼠同穴既是二山
導山必自本而枝豈有先導枝山之理又孔氏鳥鼠
共爲雌雄同穴而處蔡斥爲不經按釋文云鳥鼠同
穴其鳥爲餘其鼠爲黠餘黠鳥鼠之名共一處穴天
性然也郭璞云黠如人家鼠而短尾餘似鷄而小黃
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人有入是山
而親見之者宇宙之間何所不有安得以己所不見
而遂疑其爲怪也

大戰于甘

註稱啓與有扈戰甘之野據書序史記也說苑子貢
稱禹與有扈氏三戰不服修德一年有扈請服莊子
亦稱禹攻有扈國爲虛厲逸周書亦稱有夏之方興
扈氏弱不恭身死國亡墨子引甘誓之文則稱禹誓
然則戰于甘者禹也非啓也

怠棄三正

註以三正爲子丑寅之正非也夏正建寅只奉夏正
可矣豈欲其兼殷周子丑之正而悉遵奉乎孔傳以
爲怠惰廢棄天地人之正道斯爲得之管見謂禹養

學海類編
民莫重于六府三事威侮五行是不修六府怠棄三
正是不務三事亦通

威克厥愛允濟

李靖兵法云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
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恩愛洽
于士心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
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
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行于後不可反是也
若威加于前愛救于後無益于事矣尚書所以慎戒

其終非所以作謀于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予
謂李衛公在兵中久極知軍情故以尚書聖人之言
彼不敢信予謂書言不然說書者悞耳克能也商書
克寬克仁蓋寬不難克寬爲難如素無厚德將有欲
爲寬而不能者矣威克厥愛者謂其心一於慈祥於
威之中而能其愛故允濟愛克厥威者謂其心一於
慘刻於愛之中而能威故允罔功如此看方與上文
天吏逸德烈于猛火脅從罔治咸與惟新之旨相合
纘禹舊服

纘禹舊服

學海類編

尚書蔡註考誤

二

經義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服卽禹弼成之五服孔傳云繼禹之功統其故服是也蔡解以爲繼禹舊所服行恐非至下茲率厥典乃是循禹所行之道

用爽厥師

墨子引書云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據此則爽當作喪言上天不善夏桀之所爲用湯受命而使夏喪失其眾也詩云女也不爽則爽字亦訓爲失卽不改字而以失訓之更覺妥帖若訓爲明未安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註勿以小善而不爲勿以小惡而爲之文同而解異經文之意只云爾惟德母謂小而不爲也萬邦之慶基于一念之微爾惟不德母謂大而後戒也厥宗之墜實本于一念之惡

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竟以忠信爲周於理可通于文不類周者無缺漏之意由忠信而出者也有僞則不勝其缺漏矣按古篆文周字與君字相類當曰自君有終相亦惟終此

必字之相類而訛者

王徂桐宮居憂

世傳伊尹以臣放君稽之經文殊不然古禮君薨聽于冢宰新主宅憂亮陰三年太甲以孫繼祖位未能率德伊尹恐其居宮燕逸故營桐宮于成湯之墓奉王居憂其閒以終三年之喪使之密邇先王遠離寺婦以成就君德正是遵行古禮何嘗放君哉朕承王之休無斲斲字不可作厭字看臣豈有厭君之理只是無窮極

之意

聒聒起信險膚

聒聒說文引作𦉳𦉳蓋自用之意似勝蔡傳予亦拙謀作乃逸

拙字說文作𦉳謂火明也言我今遷都深知其利于汝譬若舉火然明為汝造安逸也

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蔡謂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非也以遷都言之則器非求舊惟新亦是切喻觀下失于政陳于

茲之戒可見矣

鞠人謀人之保居

蔡謂鞠人謀人未詳或曰鞠養也謀字不訓竊謂鞠育其民謀處其民便是安居也卽敢恭生生之意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孔氏舊註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閒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裳之而來寫其形象求之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

索執役于傅巖之野孟子亦云傳說舉于版築之間舊說是也蔡以築爲居無據

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遯于荒野蘇軾以爲甘盤遯去極是蓋盤嘗爲高宗之師後乃遯居荒野武丁遣使求訪故不安居一處遂自河徂亳厥終罔顯者晦其迹而不知所往也汲冢周書謂盤庚自奄遷于北蒙十五年而營殷邑小辛小乙武丁迄庚丁皆因之至武乙三年復自殷遷河北十五年又自河北而遷沫然則自河徂亳又何

嘗是武丁事哉若謂其學絕無顯明益陋矣
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受教曰敦此訓最精高宗序學于甘盤至克邁乃訓
皆資之人者說因言學于古訓欲其反諸己也蓋學
古是尙友古人須以我之精神通于千古之上故須
孫志以求允懷以俟而後道始實有諸躬也然積諸
躬又不若得諸心故云惟受教于人於爲學之道止
居其半半須自得念謂心念典主也此心自始及終
常主于學則精神既到脩證俱融故曰厥德脩罔覺

罔覺之覺乃爲真覺學不至是總未逼真

西伯戡黎

蔡據史記以爲文王事非也金仁山胡五峰呂成公
陳少南薛季龍皆以爲武王事而吳氏以戡黎之師
在伐紂之時尤得旨王伯厚曰商都朝歌黎在上黨
壺關乃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
則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此祖伊所以恐
而奔告也厥後周以商墟封衛狄入黎侯而衛不救
唇亡齒寒遂爲狄所滅是知黎爲商都要關而戡黎

學海類編
三
爲武王伐紂時事無疑矣

找其發出狂

狂字乃往字之誤史記宋世家作發出往註引鄭元云我其起作出往是也若以顛狂釋之恐無此理罪合于一

不辨淑慝一切誅之故曰罪合于一

武成

蔡氏考定武成皆本劉氏王氏程子之說然虛心讀之卽不改亦自可通自一月壬辰以下言初伐商也

厥四月哉生明以下言旣伐商也見不久而商平卽一戎衣天下大定之意丁未一節言歸而祀神旣生魄節言歸而覲臣覲臣不可以先祀神故其序如此旣覲臣不可不告詔之故惟先王建邦啓土以下皆告詔羣臣述其旣往之事也恭天成命一節亦告神之詞列爵一節則紀其致治之法耳以今日而敘往日之事所以日月前後不倫不足疑也
汨陳其五行

蔡訓汨爲亂訓陳爲列似矣然言五行亂其列則通

若曰亂列其五行則難通矣愚謂汨沒也陳久也亦腐也卽盤庚失于政陳于茲之陳承上鯀陞洪水來言汨沒久壞其五行也陞者障而塞之之謂禹治水只是疏濬鯀只是陞塞今河北有鯀隄無禹隄此一徵也既陞洪水則木不得茂土不得乾金不得顯火不得明故曰汨陳其五行然則今之治水築隄之外別無長策皆鯀之流也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洛書與洪範無干若謂天錫洛書禹因而第九疇甚

無謂此天錫與天乃錫王勇智同

平康正直

平康者無習俗氣質之偏而與皇極爲一者也錫以正直之福則進而登諸位矣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是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註稱極北至于牽牛則行黑道極南至東井則行赤道夫黑道赤道乃後人所抹以紀天行之度者不宜以之訓經况惟宋時冬至日在牛今已在虛矣當殷

周時其行度亦有異當刪去無疑
我其爲王穆卜

穆卜者闕宮肅穆之內謀卜于祖先以決大疑也周書文酌解篇伐有三穆其一絕靈破城其二筮奇昌爲其三龜從兆凶此穆卜之法也絕靈破城者謂滅人之國覆絕其祖先之靈攻破其所都之城也蓋武王克商未久遽遘危疾二公以絕靈破城爲疑故欲穆卜周公知天命有歸疾不由此恐因穆卜以搖四海之心故辭二公而願以身代武王也如訓穆爲敬

而有和則失考甚矣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按新安陳氏曰蔡氏謂任保護之責于天未然惟不用師說所以疑于天之下有缺文朱子語錄云此一段先儒都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言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謂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言如有三王是有侍子之責于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材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旦多材多藝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爾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

公將不利于孺子

嘗與友人季彭山備論此事謂周公攝政自武王時始蓋武王末受命事皆委于周公誅討伐奄戮飛廉滅國五十皆周公之功也君臣兄弟之間相信久矣不惟武王信之朝臣亦必信之不惟朝臣信之天下亦必信之若謂管蔡忿周公專攝而遂欲興殷此雖至愚必不爲也大率管蔡之流言非以周公不軌之

罪撼成王也蓋亦本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之意謂周公處商不若文王之盡善恐頑民未服大難將作必將貽害於幼主故流言而曰公將不利于孺子不知武王滅殷本于天命非私意也天命既歸周有何不利故大誥多方反復明天意以導之

尹茲東夏

註謂宋亳在東故曰東夏自豐鎬言之則宋在東但不當連亳言耳宋卽隨之宋州唐之睢陽郡宋升應天府今爲歸德府若亳則鄭元以爲偃師皇甫謐以

學海類編
爲梁國穀熟縣或云濟陰亳縣竝與宋無干
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詩序言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則康叔爲方伯信
爲諸侯之長矣以此書小子字故先儒皆謂康叔受
封時尚幼按武王年九十三而終克商後七年而崩
則克商時已八十六歲及至分封近九十矣康叔與
武王周公皆太姒之子安得尙幼今陝右之俗凡尊
命卑貴命賤雖長且老者皆以小子呼之親愛之詞
也此所謂小子亦必如此

宏于天

註訓天爲理所從出殊覺牽強荀子富國篇引書曰
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則此脫一覆字

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新安陳氏曰左傳定公四年有曰武王之母弟八人
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則康叔以諸侯入爲王朝
之卿明矣呂氏外事內事之說極當蔡氏何必疑之
而乃添出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一句適以
助後世成王封康叔之疑司師殷罰有倫者正是初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得天下初分封時事若是後來何必師用殷罰爲哉
乃穆考文王

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或曰文王世以爲穆亦
通新安陳氏謂昭穆之穆與左傳合不易之論若以
爲穆穆之穆則詩稱武王曰率見昭考此昭字又何
訓耶穆穆之詩不可引以爲證

厥或告曰羣飲

蔡謂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爲姦惡者也又曰羣飲
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詳不可

得而聞矣曰爲姦惡又曰謀爲大姦皆因本文殺字
而疑之也意謂若非大姦罪何足殺不知殺卽殺三
苗于三危之殺非謂盡殺之也况曰予其殺更有審
定而未必殺乎按史記註云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
飲罰金故賜餼得會聚飲食羣飲正此類也

梓材

首節其綱領也汝若恆越曰一節所謂以厥臣也王
啓監一節所謂以厥庶民也稽田一節正舉是而喻
之耳今王以下卽康叔答王之詞故曰作兄弟方來

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和懌先後迷民於衛國尤切蓋迷于紂者在先迷于武庚者在後也若茲監正與王啓監相應蔡以後監爲視非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

臚
此正以上三節功夫望康叔圖終而歷喻之也重在疆畎塗墍茨塗丹臚上稽田喻治外作室喻治內梓材喻內之制作蘇氏訓敷爲治陳氏訓敷爲開墾孫

炎訓菑爲去草敷菑者謂去草棘也無廣字意以疆爲畔原是孔氏舊註止據左傳如耕之有畔遂以畔訓疆畢竟疆非畔也疆是田岸畎是廣尺深尺之溝皆耕者所必須卑曰垣高曰墉泥飾曰塗仰塗曰墍茨亦不獨是蓋穀梁傳焚雍門之茨范甯註茨謂茅蓋屋也臚采色之名有青有朱丹臚則是朱飾者三勤字重三者之譬言武王既勤勞以始之叔當罔厲殺人毋胥戕毋胥虐以成就潤飾之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蔡以御事爲指成王非也御事者庶殷之御事也觀下文云王先服殷御事其意可想矣蓋誠民必先服殷事故告庶殷亦自乃御事也

我二人共貞

貞卽厥賦貞之貞謂卜也若以爲當殊無意義

亂爲四輔

註謂宗周之四輔漢三輔本諸此非也按漢三輔乃指地言謂京兆馮翊扶風三郡也周之四輔乃王制所謂設四輔及三公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耳

君子所其無逸

註訓所爲處本呂東萊之說當時朱晦翁亦譏其太巧按說文引詩伐木所所訓所爲用力楊用脩云所猶勉也西土人謂用力于有事爲所召誥王敬作所與此義同似覺明順

言乃雍

坊紀引此書作言乃謹謂言出而人謹悅之猶所謂言而民莫不信也蔡訓雍爲和其義較淺

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恭明不平明由恭而出明德即所謂前人光也心營
曰經躬承曰歷繼述曰嗣三字亦不平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蔡引蘇氏謂在武丁時不言傳說豈傳說不配食于
配天之主乎此說非也此處皆說舊臣故惟舉甘盤
文王不言太公高宗不言傳說皆一意也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

陳陳告也承上六臣而言率惟此道有所陳白以保
又有殷故殷之禮升其有德之主以配天如以陟爲

升遐則陟丕釐上帝之耿命豈亦升遐乎

王來自奄

註謂成王即位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非也
武王時周公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其地即封伯
禽爲魯國矣成王初年所以至奄者爲武庚叛也周
公懼殷遺民與淮夷徐戎合勢故奉成王至奄經略
三年東方始定即周公東征事而東山詩稱三年不
歸者是也多士所稱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
者蓋指管蔡霍及殷耳非兼奄也當時奄已爲魯安

得復叛乎

洪舒于民

舒荼二字古通用詩荆舒是懲史記年表引作荆荼是其證也王伯厚引古文正作洪荼謂大爲民之荼毒此意卻勝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

註以五年爲紂非也五年就武庚說故曰須暇之子孫夫上不曰六下不曰四而惟曰五年有的據矣按武王十有三年克殷克殷二年王有疾逸周書云武

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設三監俾監殷是殷祀猶未絕也武王崩三監挾殷以畔成王元年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作師東征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殷祀始絕自克商至此凡五年蓋當時猶未改殷號至封微子始改稱宋云

奔走臣我監五祀

先臣三叔後臣康叔至今凡五年而殷民又畔故作洛遷之此其始遷也

綴衣虎賁

註謂執射御者曰虎賁今按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閑在國則守王官有大故則守王門竝無執射御之事

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

蔡訓室爲王室恐與下迪知忱恂不相接當依孔氏謂夏時卿大夫家大強猶招呼俊賢以尊事上帝如此則上下文勢皆順

太史司寇蘇公

註謂蘇國名左傳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按地志云溫

己姓蘇忿生所封溫卽孟州溫縣是溫爲國名蘇乃姓也

越玉五重

左傳大路越席所以藉寶也越玉五重者謂以越席藉玉凡用五重慎之至也按周書武儆篇武王將崩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命詔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今成王將終亦越玉五重陳寶正行此禮也

惟周文武誕受姜若

註以姜爲姜里於若字難通况說文王猶可說武王益謬矣按說文姜進善也姜若者從善順諫之義此說爲優馬氏曰姜進也若順也大受天道而順之也王釋冕反喪服

朱子曰朝廷之禮與庶人不同蓋以天命及宗廟社稷爲重故太甲祇見厥祖必易以喪服見由來久矣註引蘇氏一段可刪

政貴有恆辭尙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政本諸身故貴有恆辭布于下故尙體要凡立言必

有體王言之體當簡要故曰體要今日趣完具而已此訓不明靡靡則非有恆利口則非體要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誥四方

書緯稱穆王以呂侯爲相惟呂命者惟呂侯之命猶

言惟說命也穆王享國五十五年壽百歲當依蘇氏

以耄爲句荒度依荒度土功一樣看蓋穆王悔其巡

遊而命呂侯訓刑有改過之意故孔子錄之一篇大

意盡自有條若古有訓至惟腥言苗民承蚩尤之亂

而淫刑也皇帝哀矜至惟明言舜懲苗之虐而用德

學海類編
也乃命三后二節言羣臣輔舜之德明德感而後始命皋陶制刑見刑之不得已耳四方司政至惟永則言當以苗爲戒以伯夷爲勉而其所當勉者惟在勤敬也有邦有土以下先言擇人敬刑度及者舉其要也兩造具備至有要正言用刑之事罰懲以下申擇人也察辭以下申敬刑也獄成以下申度及也官伯族姓以下又言用刑之本與兩造具備以下相應嗣孫以下則告後世耳其言有條其理甚正蔡傳乃深非之則不考之故也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按舜典金作贖刑古人五金皆謂之金非必黃金也故註疏以爲銅呂刑之千鍰註疏以爲黃鐵皆謂銅也正義謂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元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爲三百七十五斤故知爲銅也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令金一兩收絹十疋今律用穀及銅錢亦是此意蔡以舜止贖輕刑而此五刑皆贖遂著論非之不知疑赦而後贖又欲閱實其罪

則亦非淫刑矣

魯人三郊三遂

東郊不開以拒守故曰三郊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

良士傳以爲蹇叔以理度之當指百里奚勇夫必指公子繫子桑輩蓋自魯僖公二年晉滅下陽百里奚始入秦其後惟務息兵養民至僖公二十八年始有入滑之師自此一戰外未嘗用兵他皆與晉共成尊

王等事耳此篇當作于其時雖獲晉君足以見將勇兵強之效而非其休養之初心也故穆公深悔而夫子取焉邵堯夫謂夫子知秦之繼周故錄秦誓小之乎窺聖人也其思斷斷之臣數語豈惟可以治秦國雖治天下亦不過此書以秦誓終雖謂其不愧典謨可也

一

聖人

子

子

子

子

一



